

文

獻

徵

存

錄

文獻徵存錄卷八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錢大昕弟大昭從子塘站

戴震凌廷堪孔繼涵

金榜

洪榜

邵晉涵張學誠周永年馬宗璉

孔廣森

鄭性許言禮陳錫嘏子汝咸從子汝登陳

紀昀

張甄陶

孟超然

文獻徵存錄卷八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錢大昕 弟大昭 從子塘 站

錢大昕字曉徵又字竹汀嘉定人少有止足之志既從長洲沈德潛游學頗擅屬辭爲吳中七子之冠有弔姚廣孝作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每有著作人競鈔寫聲譽方振忽歎息曰經之未通乃從而繡其聲悅乎故關覽羣籍綜貫六藝勉爲洽孰之儒

高宗南巡召試舉人授中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大昕居省中讀梅氏書妙盡研覈遂通天

文陰陽厯算聞其除館職尙書何國宗先往候之出謂人曰今之賈逵也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爲定積梅文鼎謂元郭守敬加減歲餘法出於此但統天求汎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又異文鼎不爲之說大昕推之曰凡步氣朔以甲子日起算今統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時法當加氣應廿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旣如此當減氣應卅五日有奇今減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數不算也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朔起算今推得統天上元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戊初二刻弱故必減差而後以

朔實除之卽授時之朔應也其說歲陰太歲曰歲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攝提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者歲陰非太歲也東漢後不用太陰紀年又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爲丁丑歲則與史漢之文皆悖也周禮輯人軌長十尺而策半之鄭元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賈公彥推爲股五尺三寸大昕謂此句弦求股法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取之得五尺一寸八分不盡公彥不知方法以百尺爲丈百寸爲尺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寸寸自乘之中尙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句冪誤而所求股數亦誤也太

史正歲年以序事鄭元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厯日矣大昕謂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公彥疏乃曰中氣匝則爲歲朔氣匝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匝此卽是中氣曰歲公彥誤也歲有十二中析之爲二十四氣中氣匝與節氣匝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

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誤之由也又參泰西日躔最高卑之說以知尙書緯四遊升降暢劉歆三統厯之意旨因彈定班固志譌文舛義其精思探賾如此三十三年遷右贊善再擢爲侍講學士大昕每求稱病因乞假以去去職五年復補學士俄除少詹事一充主考官四充會試同考官再提學廣東遭父喪服除又遭母喪由是家居不復出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皆長經術東南人士悉祖之大昕旣返臥里門耽意繙譌闡惠沈舊訓大義以示學者又研究爾雅說文意指推及遷固以下述作無不貫穿通洽爲古同音假借說云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

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以說文言之甕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許冲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鄴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璿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琬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趙讀若瑋詩獨行煢煢不必从走从勻也趙讀若匄詩匄救之誕實匄匄不必从走从音也乳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作乳也櫛讀若柅易繫千金柅不必改爲櫛也句讀若鳩書方鳩僇功不必改爲句也憎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憎也界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界

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圍之防捐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屨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屨也闕讀若闕漢書闕入字不必改爲闕也娑讀如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娑也平讀若愆今經典皋平字皆作愆叔讀若創今經典叔業字皆作創今讀若集今經典△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聖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嬰讀若紱今周禮作帔帔與紱亦同也芮讀若內詩芮鞠之卽韓詩作內是芮內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鸛鵒說文作鵒鵒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尙書莫席正作蔑字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正作聶字叶

讀與稽同今尙書卽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敔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敔字皆用施雪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雪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同後世譬况爲音者可同日語也近人尊信說文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喻許君通假之例也又謂毛公詩傳每多用轉音大雅猗天之妹韓詩猗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蘭兮毛訓蘭爲蘭說文有蘭無蘭知蘭讀如蘭也衛風能不

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雅神之
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矣毛無破字
其說出於王肅肅欲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
新義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試以他經證之賡之正
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卽从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
是漢古文尙書讀賡爲續矣卍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
以卍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卍人借卍爲礦字說文礦或
作卍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卍今亦當讀爲礦也賡
續以義轉卍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
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詩公之媚子媚子之義
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

百篇言媚皆美詞論語媚奧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詔
讀之意惟晚出古文尙書罔命有便僻側媚字而傳訓
爲詔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小戎第三章
末句不入韻說者以爲雜用方音攷之曰興字以虛膺
切爲正音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
也儀禮旣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注一云噫興一
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以林心爲韻此亦
以興與音爲韻也古字有正音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
如儻敦讀如彫徵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所常用者天
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也近人語音不同雖稍異
於古然皆有所本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詩麟

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
二切構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爲丁定
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
善射忌良士翼翼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槩音其有基音
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
仲通著卽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竝
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卽紀子伯吳越
春秋帛喜卽伯詔尙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
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竝
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旣載禮
虛坐盡後是也稽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

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竝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卽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髀爲髀非滂竝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小雅谷風末章怨字近儒或讀如依與嵬萎爲韻正之云此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也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當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

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攷之曰說文奮大也从大弗聲
讀若子達汝弼卽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同位
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之外多用雙聲取義
若泮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是也或兼取同位相近
之聲如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訓
詁之學通平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矣又
引經證作古今方言說正郭璞注爾雅其略云古者聲
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得相借景純注未喻音聲相轉
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
已皆聲之轉也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
有作義也又曰倫敕爲勞倫勞聲相近也敕當爲勅讀

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乃云倫理事飭以相約勅誠鄉壁虛造矣又曰權輿草木之始釋草云其萌蘗蒨說文蘗灌渝夢讀爲萌卽釋草之蘗蒨皆與權輿聲相近蓋之爲裂者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尙書割申勸甯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取同聲之轉也此類尙多也又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毋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剿則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斯祕大啟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

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首
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威發栗烈雙聲兼
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疇熠燿四句連用
雙聲挑兮達兮哆兮侈兮旣敬旣戒旣霑旣足如蜩如
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綌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
聲嘽嘽嘽嘽禺禺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
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濶搔首踟
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
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
和雖壘篋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

今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枕又雙聲也
不敢暴虎不敢憑河暴憑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
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
辨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
六朝不可云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云古
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啟雙聲之祕而司馬揚雄作賦
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
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
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
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
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人範圍之外也

謂說文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如書中重義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弋弋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弋弋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弋弋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謂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世謂叶音出吳才老辨之云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詞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

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已失傳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閒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母氏劬勞勞叶爲僚四牡有驕驕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認朱氏叶音爲皆出於才老耳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於吳也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謂今韻之并始於平水劉淵邵長衡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大昕以爲壬子禮部新刊韻略四庫及南

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惟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間許古道真敘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安老人曰檢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每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添註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久矣己丑在壬子前二十四年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矣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或失其序文而作者誤以爲淵所作耶黃公紹韻會敘例並

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於劉則曰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屬之劉淵毋乃誤耶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迥韻據此本此迥與拯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大昕讀書能求其隙然建志精謹所言皆有據依閭下已意異乎臆造說中庸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孔子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卽執中之義矣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前史地志或本有譌舛或爲後人追改讀史者忽而不察大昕嘗以漢志

山陽之西陽縣當作西防東海之海曲縣當作海西蜀
郡汶江縣之澠水當爲泲水陳涉乃潁川之陽城人非
汝南陽城蒯通范陽人乃東郡之范陽非涿郡之范陽
續漢志平原郡本有西平昌縣刊本錯入樂安國注中
校者并改十城爲九城後漢光漢紀省併西京十國淄
川高密膠東屬北海刊本誤以十國爲十三淄川下多
屬字章懷不能辨晉志青州本有濟南北海二郡史有
脫文遂以北海之縣誤爲濟南屬縣宋人遂謂晉之濟
南治平壽不治厯城考宋魏二志及杜預說濟南蓋領
厯城著平陵祝阿諸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膠東自
屬北海也又著秦三十六郡攷漢百三郡國攷其文繁

不錄不喜佛書曰先儒言釋氏近於墨吾以爲釋氏亦
終於楊氏爲己而已彼棄父母而學道是視己重於父
母也厯主江甯鍾山太倉婁東蘇州紫陽講席誨人必
以規矩不爲稗說高論所學旣精博抑然若無以勝於
人盼睠光景怡然自得有自題畫贊云官登四品不爲
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籍不爲不富研思經
史不爲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
弟大昭族子塘站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
治古學彬彬乎東南之望矣嘉慶七年年七十有七卒
其所著書行於世者有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
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

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氏族表
三卷元詩紀事二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
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攷四卷
洪文惠年譜洪文敏年譜各一卷王深甯年譜一卷疑
年錄三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十駕齋養新
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鈔三卷潛擘堂金
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未成者
遼金史及元史補志休甯戴震嘗歎曰當代學者吾以
曉徵爲第二人蓋震以第一人自居後之說者以爲大
所雅博勝震也

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好讀書

不汲汲於榮利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取隨寓自足義也精治小學嘗釋爾雅輔小木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大昭專力爾雅訓詁不知舍人爲何人爲書以問其兄大昕大昕曰陸氏釋文稱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有後漢書補表八卷其廣雅輯注則未成之書也

塘字學淵一字漑亭嘉定人詹事大昕從子也少補縣諸生喜爲古今體詩爲光祿王鳴盛侍郎王昶咨賞久之不欲以詞人自足肆力於六經乾隆四十五年以拔

萃舉鄉試次年中進士除江甯府教授塘事大
發律呂推步聲音文字皆究極其妙著律呂古義
之曰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
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
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僦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
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
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
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也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
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
商必因乎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
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

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紮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髀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員徑不知周髀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王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

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鍾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有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僖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卽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家周尺亦

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較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顧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分寸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祭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

又謂劉徽注九章推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其術未密今以徑冪進位爲實開方爲圓周求積以徑冪乘周冪十六約之爲實開方爲圓積徑一者周三一六也作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冪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冪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

是冪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四而圓三一四

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閒有修
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一物之徑命
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
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
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
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
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卽
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
如環無端割而爲弧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
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
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棄之

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羃以爲周羃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羃卽圓之徑羃也方之周羃猶圓之周羃也惟以十六爲十是以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羃一則方周

纂十六而圓周纂十徑纂十則方周纂百六十而圓周纂百是爲周徑之纂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纂至十倍卽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纂不足徑纂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卽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惟周徑有纂今則方圓之纂又有纂然皆因數以

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
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羃百周羃千而方羃之羃十萬
圓羃之羃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
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
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太史公律書上九商八羽七
角六宮五徵九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以
淮南子太元經證之知其不誤著史記三書釋疑又以
淮南天文訓一篇多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
證明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以圖顯之爲
成補注三卷又有春秋左氏傳古義則補杜氏之闕是
也所作古文曰述古篇編詩曰呂齊吟葉以教授終年

五十六其叔大昕曰漑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
漑亭七歲相與其學予入都以後漑亭與其弟玷及子
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
予歸田而漑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
之好學者稱錢氏而漑亭則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
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也

玷字獻之乾隆三十九年舉人編修朱筠總督尙書畢
沅皆重其學爾雅小山岌大山岨說文無岨字玷以爲
岨乃恒之譌晉書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
山岌號飛狐口是其證也其族叔大昕歎爲精審且曰
大山宮小山卽南岳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

恒山審矣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攷一卷論語後錄五
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斟注地里志十卷帖工
小篆晚患風痺一肢廢以左手寫之姿制益妙其注史
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書旣成帖已病以
其藁授伊犁將軍松筠錄一通藏焉

戴震

凌廷堪

孔繼涵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甯人少爲諸生與其縣人鄭牧歛
汪肇澂方矩汪梧鳳金榜同受業於江永通六經精治
三禮兼習推步鍾律於音聲文字之學尤核嘗曰學者
必由聲音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失此者非學也
性狷介多與物忤落落不自聊年三十餘至京師困於
逆旅餽粥將不繼誦讀如故人目爲狂生一日攜所著
書詣嘉定錢大昕大昕覽而異之旣去曰此非狂生也
閉戶生也尙書秦蕙田求雅才好博者大昕舉震蕙田
大喜卽日詣之與談尙書纂五禮通攷震爲之斟酌意
指以成盛業高郵王安國長禮部重震遣子念孫事之

獻縣紀昀餘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爲當世名人見震莫不加禮乾隆二十七年舉江南鄉試試禮部被放又之山西布政使朱珪屬修汾州志書乃徧檢前籍駁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寶繫之邵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非其實也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

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有法而猶有舛誤甚矣地理之難言也三十八年

高宗立四庫館公卿舉震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旋命與會試中式者赴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時四十年也震以六書轉注其義寢失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初哉首基之爲始卽吾台子之爲我其義轉相注也論諧聲廣韻東冬鍾江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

古音反是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可由此得之矣蓋皆用江永說後儒言易亂於費直震以漢書破之曰菰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
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
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
林傳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
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轄
或讀軒爲簪笄之笄震辨之云軒當如或讀如笄杜君
改爲軹與轄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軒
亦非也軹者車軛軒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軒
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無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
云自軒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從九車轍
也軌從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若犯若音犯則字當作

軌以韻攷之又_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云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置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

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
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
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
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
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公二
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
得其解釋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
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
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
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
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子若先

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又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床蔭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震天文算學出於永其妙勝永西術以爲赤道極之外有黃道極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託爲言厯者所未發震折之曰西人所謂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

以擬黃道極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
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
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機
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
秋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
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代以爲斗杓移辰者非
也泰西測天傳弧三角術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
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宣城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
之震以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
相加相減之殊雖密猶疏故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
生歧惑今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

則一例用減更得簡捷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惟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也水經經注相消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震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定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言逕

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若璩顧祖禹胡渭善讀書未悟斯失至震乃發之其後武英殿刊水經注卽用震所校本也震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

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義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老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

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作原善篇以明儒之異乎老釋曰道釋在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憚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

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
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
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
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
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
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
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
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
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
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氣血而其問學也養
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

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由作也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

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貴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攷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暴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震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

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
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
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
於義理然後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
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
賢人之義理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
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彼歧訓故理義
而二之是訓故非以明理義而訓故無用理義不存乎
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矣震於老
莊釋氏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不相亂人以
爲其功不在韓愈下所撰孟子字義疏證段氏序東原

集引戴氏說自以生平著述之大此爲第一洪素人易
贊程易田卷首諸篇皆宗其學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
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皆錄而奏之領祕書僅二年未及
授職遽卒年五十五有今文尙書經二卷毛鄭詩攷正
四卷毛詩補注二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攷工記圖
二卷大學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
卷原善三篇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二
卷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
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厯問四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
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音義
一卷文集十二卷其詩經補注僅二南蓋未成之書也

曲阜孔繼涵皆爲刊行之震嘗語人曰當代學者吾以
曉徵爲第二人蓋以第一人自居曉徵嘉定錢大昕也
江都汪中作贊曰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
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圖洛書至胡氏而紂中
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
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作六儒頌贊之其服膺
戴氏之學至矣

凌廷堪字次仲歙縣人父文煊遷於海州板浦場遂家
焉廷堪少居閭閻能吟詩及游大興翁方綱之門乃耽
治古學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銓甯國府教授以憂解職

旋卒無子廷堪詳練史事具識本末人有詢訪隨事條
荅略無疑滯元代氏族能分別言之甘泉江藩謂近時
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
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通覽羣史之人不能多得也又
稱廷堪駢體文典雅可觀在胡稚威孔鼐軒之上南康
謝啓昆蘊山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
十二載記一旣成廷堪爲之後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
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
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
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
生以金匱之才厯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之

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
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
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
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
善有六載繹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
獻孱主范史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
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畧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
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
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
曰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
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尙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暫延唐

祚况夫出帝儼存清河遠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厠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陞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錄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甯云久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挾前史未挾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同時所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

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
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甯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
裘集狐腋冠聚鵠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
國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
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
朔袁憲莫擯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部未
良其限故萬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勲舊尉遲建功
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
其善五也母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
士以及子助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
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謹言猶之孝武謀

去強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思政爲詔
佞巧言亂其皐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未足爲訓
今一洗之槩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斯六善運
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
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
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
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
者取法於遷固而加覈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
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
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自劉昫同
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並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

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於中
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
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
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文頗瓌瑋然廷堪治禮
尤善撰禮經釋例十二卷例有八通例飲食例賓客例
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變例之後附封建尊尊服
制考一篇自序曰禮經苟不得其例雖上哲亦苦其難
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又有五物九拜九祭釋牲旅酬
楚茨諸經說儀徵阮常生皆謹藏之其魏書音義二卷
燕樂攷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
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則弟

子張其錦所輯錄者也其錦字聚伯宣城廩生

孔繼涵字莊谷衍聖公毓圻孫也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戶部郎中篤內行與戴震友善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無不博綜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水經釋地紅欄書屋詩文集

金榜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師婺源江永稱高足弟子先以乾隆三十年

召試賜舉人授中書三十七年成進士

廷對擢第一授修撰既散館養病歸里竟不出仕

禮學其說一遵鄭康成鄭氏有失時卽糾正編後

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亦

以釋之其一條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亡

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

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于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土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八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
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
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
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
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
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
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
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
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平伍定平里軍政成乎郊

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
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
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故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
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
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
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七十二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
爲卒而禍變極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
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
惑也又云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

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其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

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戴震讀之歎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人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羸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

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貸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貸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

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胡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說金奏肆夏云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爲差。書缺有間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
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
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
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
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
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
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下籥序興入門而金
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

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尹
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王
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
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
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
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金奏混合而爲一說
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詩
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於大師小師瞽矇金奏
職於鍾師鎛師旣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
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尙未入明金奏不

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
蓋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
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
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
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
用金奏也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
其尊卑用樂之差也又說禮記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云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
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
萌芽於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減
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惟西法指此爲恒星東行

曰歲差者以日星相較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茲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並繫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豳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以治厯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原註呂覽注星辰宿

其度而知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躔宿度驗

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

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正義譌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厯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厯復去歲差不用冲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圓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

文獻徵存錄

卷八

有嘉樹軒

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
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
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
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
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
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
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鬯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鬯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

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旣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

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其一尸穆其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

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之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

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
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
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
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
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
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
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
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

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於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嘗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姚鼐序云修撰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

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
之用心哉晚得髀痛疾臥牀蓐間定爲禮箋十卷大興
朱珪敘而行之

洪榜

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少與休甯戴震友善研究六經必遵古訓年十五游於庠充選拔生學使梁國治甚異其文采乾隆三十三年獻賦天津

召試授中書居京師見曲阜孔編修廣森友之如戴震嘗爲赤嬰武賦以見意云余浮湛計舉抑厭公車萬里歸心三時羈目暇日過會稽李編修舍有赤嬰武以爲此烏羽儀獨異辨慧無倫產自中洲來經重海在昔南平作貢林邑呈琛見貴崇賢充祕彼一時也方今皇風遠加

聖德無外焚裘却馬之心信乎荒裔越海踰崑之類充

溢外郊矧此蘋禽有同白豕食麻貴穀已付安西之司
多言如簣久斷交州之獻喧卑寄迹幽蔚栖遲亦其宜
矣猶得奉光輝近軒屏託張華之博物動王粲之篇章
不爲不遇也昔謝莊與袁淑同賦赤嬰武淑見莊賦以
爲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不揣禱
昧敬揚芳躅聊作賦曰稽山海之神經覽南交之逸志
含火德以降精服離光而錫瑞在言鳥兮同羣挺殊姿
兮出類借如綠毛紺翼紺趾綠衿縹精含淑素質明心
被坤文而振采應金商而動音亦有赤喙朱喙丹足紅
臆采采奇毛熒熒靈息炯炯視矚暉暉首側彼懸蘋於
一體此華景之純色雲生碧澗霧暗滄流海日初上朝

霞未休八桂如畫三桑若浮想輕翮之時舉集閭風之
上頭電溢煙門桃飛玉園沈沈綺閣杳杳彤軒和容貴
整養性宜溫紅紹繼於兩翼羅袖珍於一言露氣凝除
月華寫壁乍拂高松旋翻列柏繞竹屋而流丹循花廊
而漾碧曾不知黃之爲瑞白之爲珍儼赤雁於漢代比
赤鳥於周人赤鵲之羽赤鯉之鱗儻同圖於瑞應識海
水而來臣廣森駢儷之詞甚工亦成一篇曰丙申之夏
讀同年洪中書赤嬰武賦愛其詞致輒復同作然正平
賦是鳥寄其怨思僕旣無所託附諸侔色揣稱詠物之
體云爾若乃蒼華代謝朱陽在天桃茵舊落樞火新然
赤闌曲亞朱綴方連珊瑚鉤捲火齊屏懸筠籠乍啟有

鳥疑仙生西土兮質異稟南方兮色鮮戢紅襟之采采
舞紺趾之躑躑似緋衣之纖縷若朱組之翾翩渥赭之
姿非擬竊丹之號仍傳啄沈李而輕脣不辨銜落櫻而
細嘴增妍然而棲之瓊宇籠以雕櫺徘徊栴繡迴眺題
舌銳學蠻語而吭圓呼晨顧影聲夜驚眠紅豆相思之
怨枯桑遠道之篇亦有雀來鄴戶鳥集吳年鷺魚雅於
茹下翕雁雜於池前莫不頡頏共色毛羽同憐彼蜀道
之素翎隴坻之黃翼尙未足以先焉旣出時人以爲清
英雙絕不減袁謝戴震所作孟子字義疏證榜以爲其
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上書學士朱筠曰前者具

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旣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

於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眞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惟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甯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

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祖
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
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
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
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
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
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
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
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
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
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

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
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
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
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
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
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
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
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
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
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
與何氏之義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

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固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甯以後，此病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

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閤下以此爲慮此猶存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不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學道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閤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

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
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有易贊二十八首又
明於聲韻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要語一卷江永切
字六百十八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
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
宗江戴二家說而加又詳焉卒年三十五所著周易古
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
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
有王韓辨說一篇許氏經義都未成書也

邵晉涵

張學止

周永年

馬宗璣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子思號知不足齋人其從祖廷采以理學著聞父佳欽邑諸生嘗病癡語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為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序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此不善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為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為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

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虞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目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晉涵一目微眇喜誦讀博聞強識成進士歸班待銓時爲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方集儒臣撰定四庫全書晉涵被徵充纂修官授庶吉士越三年例除編修晉涵通雅學嘗以邢昺爾雅疏義不備爲書補正之敘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入萬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

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聖周公
始作爾雅以觀政辨言周室旣衰羣言淆亂折衷至
六藝以章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
篇其爲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旨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
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
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
事則覩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
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繹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
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
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竝立其業益顯通材達儒依
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

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惟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擇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辨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之先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璉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已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漏略南宋人已不然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復備數而已晉涵少業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

之館鑄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繹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注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訓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示辨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注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攷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注書注以及諸

經舊說會粹羣言尙存梗概取證雅訓辭義瞭然其迹
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
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
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
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魏撰著之書遐稽
博取用與郭注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治之初
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藝之文曾無隔
閼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華聲近之字義存
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古義乃湮今取
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識辨
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

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傳
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
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
郭氏志也晉涵成正義竝證之前籍以補郭注之譌缺
同時江都汪中亦以詩書左氏正義說文釋文廣韻史
記後漢書宋書隋書山海經齊民要術李善文選注考
校郭注異同多於晉涵者四十六事欲刊行而晉涵書
已出遂藏其藁於家時人無稱述之者矣晉涵俄遷左
中允累擢侍講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竝爲日講起居
注官校石經春秋三傳及修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又皆與焉薛居正舊五代史久佚

永樂大典頗見篇段晉涵因廣加搜討勤爲推究前後次第眉目粗具然後取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以補治所闕又尋通鑑長編宋史及宋人說部冢墓碑碣凡引是書元文者摻求令足始末既備部帙如舊寫上之

高宗覽而稱善製詩題其篇首依劉昫舊唐書例列爲二十四史寫藏秘館數百年幽淪之書滅而復揚談者以爲晉涵採摭勤敏不減司馬遷諸葛璩也又欲輯宋南都事略及宋志繼王偁東都事略用正宋史南渡後之迷謬竟不能就其說略存於審正續通鑑中性狷介居職不肯詣要人嘗論宋人門戶之習誠可鄙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用不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

出當世而於辭受取予進退出處或有不慎本旣失矣
其他又何議焉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所著又有韓
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輜軒日記南江詩文集
皆刊行別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蒙草藏於家晉涵
友會稽張學誠有文史通義若干卷秀水鄭虎文稱其
有良史才嘗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爲馬觀察廷丞
客觀察甚敬禮之以明經終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
鈺二樹遊習聞蔽山南雷之說言明季黨禍緣起奄寺
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學誠謝
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與晉涵同徵修書者休甯戴震

敘縣程晉芳歷城周永年皆一時雅士震事別具永年
字書昌本餘姚人後繫歷城籍少好墳典賣田以買書
積卷近十萬頗有異本篤志研究以爲怡悅乾隆三十
六年成進士徵修四庫書入翰林授編修一充貴州主
考官又充文淵閣校理永年居館職以宋元人書淪殘
者多永樂大典頗有存者乃爲掇拾摺摭得永新劉氏
兄弟公是公非諸集凡十許部咸著於錄用表章遺佚
焉

馬宗璉字魯陳桐城人少事其舅姚鼐學爲文詞後從
邵晉涵任大椿王念孫遊其學益進嘉慶四年中式試
禮部又二年成進士有左傳補注毛鄭詩詁訓考證周

禮鄭注疏證穀梁傳疏證說文字義廣注戰國策地理攷南海鬱林合浦蒼梧四郡沿革攷嶺南詩鈔崇鄭堂詩共數十卷

孔廣森

孔廣森字象仲孔子六十八代孫也祖傳鐸襲封衍聖公父繼汾戶部主事廣森成乾隆三十八年進士入翰林爲檢討翩翩華胄人目之爲衛洗馬王長史爭願逢迎交接然性耽靜退惟以譔錄爲事經書皆博涉顧門積力實在春秋公羊所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墨守前意不墜何邵公師法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其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曾道淩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

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更仁義明政教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本天道用王法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義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臯公臯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

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
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晉
以春秋當新王云云說皆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
二家之糾謫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
蕃衛之名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
子之爵祿邪上抑祀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
而貴盛鄆非天子之絀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四裔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邪愚
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言小事大
則紀季之所以善對滕文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

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賢論貴戚之卿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以曼姑擬臯陶與瞽叟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旣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畸尙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篤信一傳

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就之
證明之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
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所及匪
惟謬於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
者適所大失所棄者反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已晉唐
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惟左氏不絕於講誦然失其
師說久矣漢時謂公羊今學左氏古學以其書多古文
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牴牾而一字予奪必
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
變亂賈服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
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優爲之而又何貴

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爲經辭以意立意以辭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記事之標目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詆毀三傳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不可通者以致詰董子不云平易無達占詩無達詰春秋

無達例夫惟有例而不囿於例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曰來祭公使曰來介葛盧朝曰來齊仲孫外之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

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
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見也若是之屬不勝
僂指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
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
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
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
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
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
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
退之義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暨儀之立仲循循無
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自昭公復正厲

公居櫟取足伸伸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據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

而已不知其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
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據記事
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
口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
不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
朔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恆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
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
火祥禍福之變禮樂刑政之亂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
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
者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
地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

假日月以明其變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汧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

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穀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癸巳葬晉文公背葬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諉弑之迹亦日之而亦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

二月或無冬疑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之所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毋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先貶既事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大罪犯古今之極愆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早已放流之歟極之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

而且使之出師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
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潮貶翬於伐鄭伐
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
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
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良
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任之亦勿失其貴此深中之
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
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惟一貶於其
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
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
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

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舍贈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輦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概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湔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乎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甯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

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惟時世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

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筴館讖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讖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讖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讖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

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
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
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滅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
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
爲盟之法其假諱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
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
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
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
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代敗以隆父
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
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章章如

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
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
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
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
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
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
漢儒授受之旨藉可攷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
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諡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
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
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
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

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奔無罪月有
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
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
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
猶傳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
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
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
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
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
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
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道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

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
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未
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
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
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
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
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
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
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
自有唐鉅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
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襍

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廣森善駢體
文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
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
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
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
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
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
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
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
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
儒眩視易經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

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繆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詰厯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遘赤眉而已燼而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攷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言託諸西河或云造諸

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駕實爲陳古
之刺爲毛鄭詩攷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
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
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彈求亥之差期
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
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鏤之篇備遺
事職穹蓋星弓之數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
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棊未懸
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縣舞雨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
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賄漢之文何嘗
盡僞謚銓之所畫續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

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
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履色從裳次分於
纁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
雉之祝等威昭焉文質辨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
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
曾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
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謂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
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
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
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
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

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
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
君之學術此其大端與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
六藝之鈐鍵虎闡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
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
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
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
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
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千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
人韻緩祇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
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

新義爲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畱觀
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娥臺訪女近窈窕之遺
聲湘水搴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
不可覈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
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
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
方輒薄九九之賤伎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
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
句何能治上興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
攷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
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

其縣褫岷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祓圖石鐫名一經之篇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道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

遺書於十三經而有補悲懷逝者延跂將來陽湖孫星衍江都汪中讀之歎爲妙絕時人遭大父與父喪以哀毀卒年僅三十有五廣森又有詩聲類十三卷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員術內外篇六卷儀鄭堂文三卷

鄭性

許言禮陳坊

仇北鼇陳錫嘏

子汝咸

從子汝登

鄭性字義門一字南谿慈溪之鶴浦人父梁高州守世稱寒村先生性以明經貢太學不赴選部於勢位泊如也自署五嶽遊人事黃宗義講學而私喜禪學宗義之卒也託志文於高州未就性以屬郵人全祖望成之宗義遺籍散亂爲之理葺明儒學案之次第爲故城賈氏所錯亂爲正其誤重刊之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宗義及其王父秦州觀察溱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得與祭使知香火之不墜也然論學間亦與宗義異宗義斥用微之學嘗有書爲葛徵君斯同駁之凡數千言而性頗以用微求仁宗旨其苦心不

可泯沒宗義作汰存錄言明史者多宗之性以爲門戶之見尙未盡化說者以爲黃門諍友制行淳篤租賦所入惠及三黨有求丐者予之不厭其負租佃人詢之則慈湖先生之後也盡捐之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九著有南溪偶存全祖望曰或疑南谿之學不盡合於南雷南雷雖與二氏往還而於其學則攻之甚力今南谿喜禪幾於決陂倒瀾無復隄限然予在京師歲必傳語曰聲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醒之西行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指麗澤之傳則友王鶴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三致意焉嗚呼南谿之

學如此夫豈葱嶺之徒所能收拾者乎爲其尊人治喪未嘗用世俗七七之期及沒二子守其家法夫是說也發之韓李二文公以闢佛也而南谿遵之然則誠非葱嶺之徒所能收拾者矣

許言禮字典三號西山安陽人先執業於孫奇逢順治十八年進士選海甯縣每日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朔立書院以仁和應撝謙名方盛詣之請講學不肯至乃延梨洲黃宗羲主臯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受其三易洞璣之學稱弟子焉在海昌八年聲譽甚美有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人稱爲三異時康熙八年也行取福建道監察御史疏請定武臣守

制例遷大理少卿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之除順天府尹遷左副都御史再遷兵部侍郎每歲必貽書宗義問學歆然也先是二年間分校浙闈陳錫嘏范光陽陳銳仇兆鼈談九乾皆出其門下所著有聖學直指讀禮偶見易貫春秋演彰郡逸志等書又有政學合一集正編三十三種續編十三種則其後人所裒輯也

陳錫嘏字介眉號怡庭事黃宗義講學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七年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方霽將薦宗義寄之以詩從臾就道宗義荅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遺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方霽以錫嘏爲宗義高

足屬其致推敬之意錫嘏驚曰是將使先生爲壘山九
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往辭方靄乃止錫嘏與宗
義論格物之學不甚合然宗義每屈指門下必首推其
篤行也

陳汝咸字莘學又稱悔廬錫嘏子少隨其父講學證人
社中多所得黃宗羲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
沈也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出安溪李相國門相
國以講學招來後進江陰楊名時招同往汝咸曰梨洲
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其究歸於
戴山慎獨之旨初聞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今相公步
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者何如也名時爲之

瞿然出知漳浦縣下車著令凡訟戶昏田土皆委家督宗親議之編審戶籍定三百畝爲一戶催科自此不擾學宮有伽藍祠毀之朔望爲諸生講明經史漳之學者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諸書皆爲葺之而尤表章黃石齋之學又修銅山及雲霄朱子祠以石齋侑食明錢忠介墓在古田之黃檗爲釐其墓田并繪圖以貽後人不數年漳浦遂爲鄒魯之俗矣調南靖內遷刑部主事五十年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上言商船出海口挂號無益又言海賊入必返其家下海劫掠責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蹤跡責之本籍縣令當力行各澳保甲可聖祖嘉之皆見施行海賊陳尙義乞降

命往全州衛鐵山隍城島招撫之既奉使湖廣祭告諸
陵兼資駐防士卒厯施州辰州永定九谿至紅苗界徭
洞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汝咸爲竹枝詞宣布

上德使習而歌之俄復以大理少卿往甘肅賑荒將除
甘撫而遽卒於海喇年五十八方汝咸之謝名時或疑
其以師傳之異不旨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書出汝
咸大喜亟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汝咸非
墨守一家之學者也

陳汝登字山學又字南臯鄞人性淳粹初聽講於黃氏
有證人講義後遊萬斯同門有續證人講錄又有竹湖
日知錄及二山老人集從兄大理卿汝咸待之如同產

家財恣所用勑多寡不必問汝登篤於友誼見才高而力不贍者傾筐倒庋無所吝同里陳卜年亦貧大理既卒兩家婦子至無所得食汝登割十畝所入以周之驟困乏恬然自若然卒以貧死

陳坊字卜年鄞人重然諾任俠自喜知五河縣萬言爲大吏所惡致其罪當死時關中有贖罪例言故人裒金五千予其子承勲贖之承勲年少旣詣陝吏欺之攫其金且半詭曰金已上矣承勲歸則移贖浙江責其不足數承勲計無所出坊與之友奮然與偕而坊亦貧甚庶鞵布襪卽日儼裝途中又以盜喪其資乞食而前承勲或有過失坊輒流涕扑之曰汝忘汝父之當厄乎而護

其飢渴寒暑則有如嬰兒也既至陝復入京再告於言之故人復畀金三千贖言歸大理卿陳汝咸方令漳浦聞其事歎曰今之世乃有是人也招之至漳浦坊因得見石齋先生諸遺書益大喜自厲求爲有用之學汝咸亦以進德相勗且爲之延譽又厚贈之未幾卒年四十六汝咸甚惜之

仇兆鰲號滄柱鄞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吏部侍郎有杜詩詳注援據繁富無僞撰故實陋習可資考證者多

紀昀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少穎慧坐暗室目炯有光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一充山西鄉試主考官再督福建學政累遷侍讀學士坐事里吏議戍伊犁至烏魯木齊時遣戍單丁積至六千餘白都統上奏得釋爲民尋

召還再入翰林爲四庫全書總纂官昀好爲小說家言以自娛悅作古文藁多散棄其戴震考工圖序曰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酉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

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
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
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之奇之是書可不憾
已歟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
儒者所不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
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
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
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核穀末之軹
明其當作軹不得與輿人之輶軹二名混淆今字書并
軹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高長車廣當相等兩輶之
闊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

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錡一弓之
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
緩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是正者後鄭謂軫輿後
橫木戴君乃曰輶人言軫間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軾與
輶弓長庇軾軾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軾之證也輶人
任正衡任鄭以當軌與衡而謂軌爲輿下三面材軾式
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免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軾
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輶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
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
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緩錡數同戴
君乃曰緩之假借字作垠錡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

作選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大小相懸合爲一未然也
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
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
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
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
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
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
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閒無文鄭以爲與鼓閒六等
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鉦至鉦自鉦
至舞斂綢以二準諸句所準鉦閒八鉦閒亦八是爲鍾
長十六舞者其上覆修六廣四蓋鍾羨之數不當在鍾

長之數玉案以承棗栗莫詳其制戴君引於禁及漢小
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
蛸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殍壇之壇轉掉也蛸搖
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
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
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辨天子諸侯之宮三朝
二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
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
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
可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輶人龍旂鳥旗之屬
梓人荀虞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

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
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
執舊文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而爲之敘敘
繁而不殺然戴氏之精要略具於篇其撰四庫全書提
要及簡明日錄皆用此例也四十四年以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遷詹事府詹事擢內閣學士授兵部侍
郎文淵閣直閣事如故晉掌憲臺移禮部尙書先充五
十九年會試總裁官嘉慶元年再入禮闈號稱得士是
歲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與抗節被
殺無異請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加旌表事得施行
十年以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

事是年卒年八十二諡文達昀說經宗高密不欲著書
又談諧善談今所傳灤陽消暑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
姑妄聽之皆虞初家言也讀者會其旨趣尊漢薄宋之
意亦微具於數書矣

張甄陶

張甄陶字希周號惕庵閬縣人少研儒業博覽經史巡撫王恕督學周學健稱爲國士貢成均乾隆元年巡撫盧焯薦舉博學鴻詞補試未合格罷大學士朱軾侍郎李紱方苞甚器異之薦充纂修三禮官甄陶辭而從苞請受學乃從詞館得讀所未見書取永樂大典三萬卷徧觀之怡悅甚至廢寢食九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三年授編修旋改知廣東鶴山縣調香山厯新會高要揭陽皆劇邑也所至綱舉目張民譽甚美甄陶之補外也人共惜之甄陶獨慨然有用世志大學士陳世倌知其才臨別取明呂坤呻吟語一部贈之

甄陶讀實政錄歎曰視國如其家視民如其身視官事如其日用飲食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當如是邪在嶺南輯有學實政錄四卷編修鉛山蔣士銓見其書作詩美之謂爲今日循吏之最以憂去官服除起補雲南昆明縣知縣坐事免巡撫劉藻善遇之延至五華書院主講旣總督兩省上言甄陶教士有成效移掌貴州貴山書院加國子監司業甄陶居五華五年貴山十一年訓士如子弟從肄業者久益愛之晚以病歸主講鰲峯書院以經義教閩士於是咸通漢唐注疏之學年六十有八卒同縣人孟超然稱甄陶淹洽似王伯厚而切於世務慷慨似陳同甫而根極理要雖不究其用卓然可傳於

後無疑也其居滇南著正學堂經解歷十年書始成凡
周易傳義拾遺十五卷尙書蔡傳拾遺十二卷詩經朱
傳拾遺十八卷禮記陳氏集說刪補四十七卷春秋三
傳定說五十卷彙藏於家又有四書集註論文三十卷
杜詩評註集成四十四卷惕庵雜錄十六卷松翠堂文
集三十卷世競行之

孟超然

孟超然字朝舉先世山東金鄉人遠祖德明官浙東始遷閩中超然幼岐嶷年十七補縣諸生選貢太學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移吏部遷文選司郎中三十年主廣西鄉試三十三年分校京闈尋視學四川律士有禮法以蜀民父子兄弟異居者衆作厚俗論箴其失使還請急歸年四十有二養親不復出超然性恬靜歸後杜門卻埽名刺不入公府愛誦徐孝穆我猶有車可賣之言鄉里有造僞券及久逋勿償者悉置不問接人無疾言怒色然以衡言進則正色拒之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

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之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讀商子云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和民不循其禮以爲此王介甫之先驅也然鞅猶明於帝王霸之說介甫乃以言利爲堯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論楊時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後文如溫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已也家居久之巡撫徐嗣曾請爲鰲峯書院院長書院在福建省清康熙中巡撫張伯行所建而侍郎蔡世遠爲院長相

與宏獎氣類倡明正學其後主是席者惟閩縣通政使
林枝春福清司業張甄陶訓迪有法至是超然繼之登
其門者皆知勤學勵節鄉人稱之以爲不減世遠主講
時也超然居喪時考士喪禮記荀子及宋司馬溫公程
子朱子說竝采近代諸儒言論以正閩俗喪葬之失著
喪禮輯略二卷記檢身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
卦義歸之損益二象輯先儒格言莊論比類相附以資
省覽成觀復錄四卷取眉山蘇氏下士晚聞道之語訂
晚聞錄一卷傷世俗惑死家言不葬其親有誠是錄一
卷薈古今殺戒鈔廣愛錄二卷雜識經史遺逸成避暑
錄二卷皆行於世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超然又有

文獻徵存錄

卷八

全有嘉樹軒

家誠錄二卷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詩文集二
十六卷

文獻徵存錄卷八終